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
第一五〇回 捉山賊魏國安出世 靈寶縣蘇永福被殺

話說戴魁章正往前面浮水逃走，只見對面水中出來一個人，手中擺子母鴛鴦錘擋住去路。戴魁章看那人有三十以外，是個禿子，身穿水衣水靠，面皮微紫，紫中透亮。石鑄在後面一看，認得是師兄追雲太保魏國安。書中交代：來者這位，家住在天津衛河東水碓子。自幼兒拜銀須道董妙清為師，練就水上功夫，長拳短打，刀槍棍棒，樣樣精通。他與石鑄是師兄弟，在綠林中偷富濟貧，殺貪官，斬惡霸，到處剪惡安良。只因他在家中為朋友打傷人命，到案打官司，又從監獄逃出，流落到了河南。今天看見紅龍澗有無數官兵前來剿賊，他意欲幫著拿賊，到樹林中換上水衣，入水正遇戴魁章。他一見戴魁章就是一錘。戴魁章正要往岔路逃走，即被後面馬玉龍施展鸚爪力的功夫，將他抓住，不能脫身。馬玉龍將他拉至南岸捆好，一瞧山寨已經起火。周莊同王媚娘收拾細軟金銀，出山直奔永城，先找店住下，靜候劉芳的消息。

裡面剩下的嘍兵還有三百五十餘名，抄出賊人財物二百車，賊船二十五隻。劉芳先把火撲滅，派本地官兵看守紅龍澗。

馬玉龍參見大人，大人說：「前者武杰拿回的履歷條，說你在二山營拿賊有功，本部院就要保舉你。」馬玉龍說：「托大人洪福。旗人本是鑲黃旗滿洲二甲養餘兵，因為在京師打傷惡霸，逃走在外，流落數年。現占龍山，以保鏢為生。今天是受人所托，前來要鏢，奉大人之命拿賊。大人若肯開恩遞折，把旗人圈回本旗，旗人願效犬馬之勞。」大人說：「你且回去，把龍山眾人散伙，我在前站等你。」馬玉龍答應下來，與石鑄等人相見。石鑄說：「兄弟，你把龍山散了伙，千萬可要回來，這是萬年不遇的機會。」馬玉龍說：「是。勿勞大哥囑咐，我這就告辭。」說罷，跳上船去，帶著嘍兵竟自去了。

大眾押解著戴魁章，大人坐著大轎，來至公館下轎。眾人道：「大人受驚了。」大人即把永城的官人叫來，立刻升堂。眾人吶喊，把戴魁章帶上來跪下。大人說：「戴魁章，你可認識本部院？你今年多大年歲？哪裡人氏？在紅龍澗有幾年？」戴魁章說：「我原籍是河南內黃縣戴家屯的人，由二十八歲起，同我兩個拜弟朱義、馬忠，招聚了五百多名亡命之徒，我跟大人並無冤仇。」大人說：「你在紅龍澗打劫客商，拒捕官兵，情同反叛，你俱皆招實，不必往下再說。」大人吩咐把戴魁章釘鐐入獄。大人又叫把楊香武、霍秉齡請上來，賞給一百兩銀子。

楊、霍二人執意不要，便告辭回廟。蔡慶上來給大人請安，道了受驚，彼此詢問別後之事。蔡慶把要看女兒之事說了一遍，又說：「因聽說大人到此，故繞道前來給大人請安！」大人吩咐款待蔡慶，又叫石鑄把幫助捉拿戴魁章的那人叫上來。聽差人說：「石鑄送他師兄走了，尚未回來。」正說著，石鑄已從外面回來，過來給大人請安。大人說：「石鑄，你上哪裡去了？」石鑄說：「我師兄魏國安要上慶陽府找我師父去，我苦苦留他，他不肯在此，因此我給他十兩銀子川資，送出西門之外。」大人說：「可惜！我看此人水旱兩路藝業極好，我要栽培他，他卻走了。」石鑄說：「這是他命小福薄。」

大人在這裡把諸事辦理完畢，即把戴魁章就地正法，派劉芳監斬。蔡慶已然告辭，奔大同府瞧看女兒去了。這裡劉芳點齊了二百名兵丁，還有公館眾人護法，恐怕戴魁章餘黨來劫法場。知道紅龍澗寨主問斬，瞧看熱鬧的人甚多。戴魁章來到法場，自己說：「想不到我戴魁章落到這步田地。」說了幾句，劊子手把戴魁章一殺，人頭號令，紅龍澗抄產。大人按公事公辦，參奏劉芳身為副將，地面不靖，竟有賊黨聚眾成群，佔山落草為寇，究屬捕務廢弛。聖上旨意下：劉芳理應革職，開恩著降二級，隨彭朋當差，戴罪立功。馬玉龍著准回營當差，石鑄著赦罪立功，以把總用，均賞加一級。眾人謝恩。大人歇息數日，劉芳把家眷並王媚娘留在永城，買所房屋居住。

大人帶著劉芳起身，下一站到了靈寶縣。本地面知縣龔文煜在十字街迎接欽差大人，進了公館，參見已畢，即歸本衙，眾辦差官各歸配房。大人用完晚飯，在燈下看書，又把蘇永福叫了上來。大人喜愛蘇永福，見他雖已年過半百，但老成歷練，公事熟習。大人問他：「現在你跟我當差這幾年，你家還有什麼人？」蘇永福說：「家中就是結髮之妻，另有一小子，在家拉弓練武。」大人說：「這一次回來，你等多要得些好處。再者，你也年過半百，為人練達，我很喜愛你。我這衣箱和要緊的東西，都在裡頭，你不必在下面睡，搬在這東裡間來，給我看著。」蘇永福答應，便下去把鋪蓋搬來了。

劉芳說：「咱們分前後值夜，走路又不乏。」石鑄也說：「咱們八個人，四人一天。今天我跟劉老爺、武老爺、紀老爺，明天換二位蘇老爺和李佩、李環四人。」劉芳說：「石大爺，今天咱兩人前夜，你們沒事就睡覺去。」武杰說：「吾跟紀老爺後夜。」劉芳說：「三更天換班，誰該值的時候出事，就是誰的事，各要小心，不准推諉。」紀逢春說：「小蠟子，咱們兩個睡覺去。」兩個人走後，天剛起更，石鑄說：「劉大人！咱們一同出去繞彎，大人此時還沒睡覺呢。」劉芳說：「石大爺！你明天再別這麼劉大人、劉大人的，咱們這樣的交情，不用這麼客套，往後你就叫我劉大哥，我稱呼你石賢弟。」石鑄說：「恭敬不如從命，從今以後，倒是兄弟相稱為是。」

正說著話，聽外面梆響起更，公館以外，有本地城守營的官兵巡更走夜。石鑄到院中一瞧，滿天星斗，皓月當空，看看上房大人已經安歇，西配房是彭興、彭福等人，東配房南裡間是武杰二人。石鑄瞧瞧沒有動靜，翻身躡上房去，四顧無人，這才躡下房來，進了東配房北裡間，見劉芳正在那裡吃茶。石鑄坐到二更，劉芳又出去一趟，不知不覺已到三更。石鑄說：「我上那屋叫他們去。」石鑄進去先把武杰叫醒，又叫紀逢春。

叫夠多時，紀逢春仍在酣睡，鼾聲如雷。武杰擰他一把，方把傻小子擰醒了。武杰說：「換班了。」紀逢春一醒，抓錘轉身就出了東廂房，只見上房屋躡出一人，手中拿著血淋淋的一個人頭。紀逢春就嚷：「了不得了，大人叫賊給殺了！」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